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不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二誦第二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時彼城中有伎人主号曰動髮往詣佛所到佛所已頭面礼足却坐一面而作是言瞿曇我於昔者曾從宿舊耆老伎人邊聞於伎場上施設戲具百千万人皆来觀看彈琴作倡鼓樂絃歌種種戲笑所作訖已命終之後生光照天如是所說為實為虛佛告之曰止止汝今莫問是事時彼伎主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悉不荅尒時如来語伎主言我今問汝隨汝意荅若有伎人於伎場上施設戲具彈琴作倡鼓樂絃歌以是事故百千種人皆悉来集如此諸人本為愛欲瞋恚愚癡之所纒縛復更造作放逸之事豈不增其貪恚癡耶譬如有人為繩所縛以水澆之逾增其急如是諸人先為三毒之所纒縛復更於彼伎場之上作倡伎樂唯當增其三毒熾盛如

是伎主汝為斯事命終得生光照天
者無有是處若有人計於伎場上作
衆伎樂命終生於光照天者我說是
人名為邪見邪見之果生於二處若
墮地獄或墮畜生佛說是已時彼伎
主悲泣墮淚佛告伎主以是因緣故
汝三請我不為汝說尒時伎主白佛
言世尊我今不以聞佛語故而便涕
泣我慼如斯諸伎人等矇愚無智所
作不善彼於長夜作如是見於未来世
當受大苦常被欺誑為人所輕者有
伎人作如是言於伎場上作倡伎樂
命終生彼光照天者如是之言名大
妄語若以此業生光照天無有是處
世尊我從今日更不造彼如是惡業
佛即告言汝今真實於未来世必生
善處尒時伎主及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時彼城中有善鬪將為聚落主
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問訊已訖在一
面坐白佛言世尊我於昔者曾從宿
舊耆老邊聞若欲戰時要當莊嚴所

持器仗牢自防護勇猛直進無有怯
弱能破前敵傷煞物命使餘軍衆皆
悉退散作是事已命終得生箭莊嚴
天彼時鬪將作如是問佛告之曰止
不須說汝於今者所問義趣甚為不
善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復告言汝
已慇懃三問於我汝若能受當為汝
說諸有戰者牢自莊嚴善知鬪術宰
為陣首勇猛前進如是戰將豈不作
意方便欲得傷害彼諸軍衆作是念
言云何當繫縛於彼傷害於彼令其
壞盡寧可不生如是念耶戰將汝於
衆生所起三邪惡業何等名為三邪
惡業所謂即是身口意也若以如是
三不善業身壞命終得生天者無有
是處戰將汝今若如是見者即是邪
見邪見之業必生二處或在地獄或
墮畜生爾時鬪將聞佛語已悲泣流
淚佛復告曰我以是故三請不說今
為汝說何故涕泣時彼鬪將白佛言
世尊我不為聞是說故而生悲惱憐
愍諸鬪戰者長夜愚闇瓔孩無智所
作不善常為此事於未來世當受大

若如是惡業而實不得生於天中若
以此業而生彼箭莊嚴天者實無是
處世尊我從今更不作於如是邪見
佛即讚言善哉善哉汝所說者甚為
希有尒時鬪將聞佛所說頂礼還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
林尒時善調馬師聚落主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調馬師曰
以幾因縁令馬得調馬師言瞿曇以
三事故能令馬調一者一向須濡二
者一向須麁三者亦濡亦麁佛語之
言若斯三事不能調者復當云何馬
師對曰打令命終馬師即言瞿曇汝
為無上調御之師調丈夫時以幾事
調佛言我亦以三事調御一須濡語
二者麁語三者不濡不麁而得調伏
云何名為一向須濡如佛告比丘汝
若修三業善者獲善果報此是天此
是人是名一向以濡而得調伏云何
名麁如說三惡道此是身口意業造
惡果報云何名為麁而濡說身口意
有諸善業得生人天此是身口意善
所獲果報亦說身口意有諸惡業當

墮三塗斯亦身口意所獲果報是則
名為亦麁亦濡而調衆生馬師白佛
若以此三不調伏者當云何調佛告
之曰與其切言若不調者深加毀害
馬師對曰今汝沙門常說不煞云何
言害佛言馬師如是如是言如来者
實不應殺所不應作如来世尊以此
三事用調衆生若不調者終不與語
亦不教詔亦不指授佛告馬師於汝
意云何如来若不教授設不與語設
不指授如是者則名毀害是真毀害
馬師對曰實尒瞿曇如来若當不與
其語不教授法實成毀害甚於世害
馬師復言瞿曇我自今已後當斷毀害
更不造惡佛即讃言馬師如汝所說
實為真正尒時馬師聞佛所說歡喜
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陁
竹林時聚落主名曰惡性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世尊
如世有人無所修集惱觸於他作惱
觸語是故諸人咸稱其人名為極惡
佛告聚落主設有一人惱觸於彼作

惱害語出惱語故令他瞋忿以是之故
名為惡性不修正見正業正語正命
正念正方便正志正定不修正定故
惱觸於彼以惱觸故攝生瞋忿以瞋
忿故出瞋忿語出瞋語故名為惡性
時村主言希有瞿曇實如所言以惱
觸故實名惡性我以不修正見故為
彼觸惱以惱觸故稱我惡性一切世
人咸皆稱我以為惡性從是已來名
為惡性村主復言瞿曇云何得不惱
觸無惱觸故得無惱語雖復為彼之
所惱觸不惱於他雖復為彼之所惱
語而不惱語以惱於彼雖為他惱不
生心惱以不惱故世人咸稱能忍善
者亦復於彼生忍善想若如是者能
修正見修正見故正業正語正命正
志正方便正定正念修正定故為他
所觸而不生惱不生惱故名為忍善
村主言希有瞿曇所說甚善實如所
言我以不修正見故為他所惱為他
惱故出惱觸言是以世人稱我惡性
皆生惡想故名惡性不修八正道故
為他所觸出惱觸語遂至瞋忿有是

想故世人稱我以為惡性村主言瞿
曇我從今已後如是惡性卒暴我偒凶
險我當捨棄佛讚之曰汝若如是實
為甚善時彼村主聞佛所說歡喜頂
礼而去
尒時有聚落主名如意珠頂髮往詣
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即白佛言
世尊我於往日在王宮殿與諸輔相
共一處坐群臣眷屬詳議講論所謂
作沙門者為得捉於錢寶以不得捉
金不時彼衆中有一人言縱令捉者
竟有何過應當得捉有一人言不應
得捉沙門釋子不捉金寶世尊如是
二語為得名為稱法而說為不稱說
着作斯語非為毀佛非過言耶為是
佛說為非是乎佛告聚落主若作是
說斯名謗我為不稱說名為過說然
我所說實不同彼何以故為比丘者
沙門釋子法不應捉金等錢寶若捉
金等錢寶彼非沙門釋子之法佛之
教法轉勝端嚴佛如是說為比丘者
不應捉於金等錢寶設有捉者非沙
門法村主言我於彼時於大衆中亦

作是說沙門釋子實不應捉金等錢
寶若有捉者宜應自恣放逸五欲時
彼村主聞佛所說頂礼而去當於尒時
阿難比丘侍立佛側以扇扇佛佛告
阿難曰汝可呂諸比丘依此王舍城
而住止者盡集講堂尒時阿難奉佛
教已如佛所命勅諸比丘盡集講堂
時諸比丘各来集已阿難詣佛頂礼
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諸比丘
僧依王舍城迦蘭陁竹林者皆来集
在講堂之中唯願世尊宜知是時尒
時世尊即往講堂於衆僧前敷座而
坐佛告比丘有如意珠頂髮聚落主
来至我所頂礼我已而作是言我於
往日在王宮殿與諸輔相共議講論
沙門之法為應捉持金等錢寶為不
捉耶時彼衆中有一人言假令沙門
捉持錢寶及金銀等有何過咎但捉
無苦復有人言沙門之法法不應捉
金等錢寶如斯二人其語不同此二
人言何者稱法我即荅言沙門釋子
不應捉持金等錢寶時聚落主而作
是言我於昔時於彼衆中亦作是語

如斯沙門得捉金等及以錢寶亦應
恣令受於五欲時彼村主聞我所說
歡喜而去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
如意珠頂髮聚落主於衆人前作師
子吼言沙門法不應受取金銀錢寶
汝諸比丘從今已後若有所須欲捉
之者當作草木及捉糞想寧捉糞穢
不捉寶物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瞻波國竭城祇
池岸時聚落主号王頂髮來詣佛所
頂礼尊足在一面坐佛告之曰此世
間中多有衆生依二種法一貪欲樂
二名習於無益身事非聖之法徒受
無益損減習於欲樂是名下賤繋累
之法受欲樂者凡有三種云何為三
一者聚非法財殘害物命自樂已身
而為己身作正樂因此亦不名供養父
母亦不名與妻子及其僮僕亦非親
友知識眷屬輔弼己者亦復不名為
供養供給沙門婆羅門諸福田等若
如是者不修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
報是名第一欲樂設受欲樂或時如

法或不如法或為殘害或不殘害以
樂已身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友眷
屬輔弼已者悉皆供養供給與正安
樂然不施與沙門婆羅門及諸福田
亦復不修正道不作樂因不求樂報
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第二欲樂佛復
告聚落主若有集於財寶如法而聚
而為殘害以如法故不造殘惡故修
自已身正受其樂亦名正理供養父
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眷屬輔成已
者皆名正與安樂正事給養時時供
養沙門婆羅門修立福田修於上道
種於樂因求樂果報作生天因緣是
名第三受於欲樂我今為諸受欲樂
者皆悉同說設受欲樂我說下賤設
受欲樂我說為中設受欲樂我說為
上何者下賤非法聚財又不非法聚
財自樂已身而為已身作正樂因此
亦不供養亦不名與妻子僮僕親友
眷屬亦不隨時供養沙門婆羅門諸
福田等不修上道不作樂因不得樂
報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下何等名
中設受欲樂或時如法或不如法或

盇

為殘害以自樂身亦復安樂父母妻子僮僕親屬乃至不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中云何名上所謂如法聚財不作殘害身正受樂正理供養父母及與妻子僮僕親友乃至能作生天因緣是名為上何等無益三種苦身所謂苦非聖法無有義利若有苦身心已變壞初犯禁戒身心內外一切俱熱追念此事無時暫離現在之世不離煩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初無益苦身法若復有人雖不犯戒心亦不變悔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是事現在之世不離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第二無益苦身復次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悔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念此事現在之世不離惱熱有少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或少禪定是名第三無益苦身聚落主我亦不說無益苦行都為一種有一苦行名為下品復有苦行名為中品又有苦行名為上品云何名下初毀戒時心已變壞身心內外一切俱熱

追念此事無時暫離於現在世不離
煩惱終不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為下
云何名中若復有人雖不犯戒心亦
不變然復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
修學此事於現在世不離惱熱亦不
能得過人之法是名為中云何名上
若更有人雖不犯戒心不變異然復
稱於身心二業內外俱適修學此事
於今現在不能永斷一切煩惱有少
增進過人之法或得少智或得見法
或觸禪樂是名為上為聚落主除是
二邊趣向於道所謂三種欲樂及以
三種無益苦身趣向中道何等名為
捨於三種欲樂之事及以三種無益
苦身向中道耶聚落主貪染欲樂惱害
自身亦惱害他自他俱害現集諸惡
於當来世亦集諸惡以此因緣心煩
悲憂受諸苦惱設盡欲結亦無自苦
亦不苦他亦復無有自他之苦現在
之世不集諸苦於未来世亦復不集
一切衆苦以是義故得現法樂離衆
惱熱不擇時節得近涅槃於現在世
能得道果智者自知明了無滯不隨

他教是名初中道聚落主復有中道
離於惱熱不擇時節得近涅槃智者
自知不隨他教所謂正見正語正業
正命正定正方便正志正念是名第
二中道說是法時王頂髮聚落主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尒時王頂髮聚落
主知法見法得法度疑彼岸離於疑
惑不隨他教不受異見於佛法中得
自在辯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向佛
白佛言世尊我於今日已得出過歸
依於佛亦復歸依法僧二寶我持優
婆塞戒從今盡壽歸依三寶尒時王
頂髮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踊躍頂
礼而去
尒時世尊遊行於末牢村邑漸次至
於優樓頻螺聚落在鸚鵡閣無果林
中時驢姓聚落主遥聞世尊遊末牢
邑至優樓頻螺聚落鸚鵡閣無果林
作是思惟我聞世尊瞿曇所說之法
能滅現在一切苦習我亦欲滅現在
一切苦習宜應詣彼聽斯妙法彼或
為我說於盡滅苦習之道時彼驢姓
思惟是已即出聚落往世尊所頂礼

佛足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我聞如
來所說之法能滅衆生現在苦習善
哉世尊垂哀矜愍願為敷演現在能
滅苦習之義尒時世尊即告之曰我
若為汝說於過去曾更無量衆苦滅
苦習法汝或時信或不信或樂不樂
我今亦欲為汝說於未來無量衆苦
滅苦習法而汝或信或不信或樂不
樂佛復告曰我於今者即於此處為
汝說於滅苦習法汝當諦聽至心受
持諸有衆生起小苦處而此苦中種
種差別是等衆苦因欲而生皆習於
欲欲為根本欲為因縁時聚落主復
白佛言善哉世尊令我根鈍不解略
說唯願垂愍廣演斯義令我開悟佛
復告言今我問汝隨所樂荅此優樓
頻螺聚落中所有民衆假設有人盡
繫縛之加諸罵辱皆悉斬截汝頗於
中生苦惱不聚落主言雖復憂悕不
必一向生大苦惱復白佛言世尊此
優樓頻螺聚落之中是我愛者則能
生我憂悲苦惱心不悅豫非我愛者
非我所欲非我所念於斯等邊我則

奇

無有憂悲苦惱佛告之曰聚落主是
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由於
欲恚因於欲欲為根本佛復告言聚
落主於汝意云何若汝子未生未依
於母未見聞時頗於彼所有欲親昵
愛念心不對曰無也佛復告言汝子
依母而生長已汝若見時頗生欲親
愛念以不對曰實尒佛言汝子依母
生已漸大設當敗壞王賊劫奪若如
是者汝生苦惱憂悲念不聚落主曰
若遭是事當于尒時我心愁毒若死
若近死況復不生憂悲苦惱佛復告
言是故當知一切種種苦惱之生皆
因於欲恚從欲生欲為根本聚落主
言希有世尊所說甚善巧為方喻復
白佛言我子設當在于遠處遣使往
看使若還遲我與其母心意不安恠
使遲晚我子將不平安耶佛言聚落
主是故當知眾生苦惱種種憂悲皆
因於欲由欲而生欲為根本假使四
愛敗壞變異便生四種憂悲苦惱若
三亦皆生於憂悲苦惱若有一愛便
生一憂悲苦惱若無愛者是則無有

憂悲苦惱離於塵垢如池蓮華不著
於水說是法時驢姓聚落主遠離塵
垢得法眼淨見法得法解法知法度
疑離惑不從他心不趣異道於佛教
法獲得辯力即從坐起整衣服合掌
白佛而作是言世尊我已出離歸依
三寶從今日夜為優婆塞盡我形壽
生清淨信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尒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大比丘僧
千優婆塞五百乞兒而自圍遶遊行
摩竭提國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城
至城乃至到彼鄰羅健陁城賣豐園
林於中止住時閑口姓聚落主是尼
乾陁弟子聞佛在摩竭提遊乃至是
中到此園林作是念言我當往白師
尼乾陁然後往詣瞿曇邊時閑口姓
即往尼乾陁所頂礼其足在一面坐
時尼乾陁即告之言汝能以二種論
難瞿曇不如兩鐵鉤鉤取於魚既不
得吐又不得嚥斯二種論亦復如是
能令於彼不得吐嚥聚落主言唯願
教我我當往問何等二論能令瞿曇

不得吐䘏尼乾陁言汝詣彼所如我
辭曰汝今瞿曇煩欲利益諸家不若
不利益與諸凡愚有何差別若言利
益汝今云何將千二百比丘千優婆
塞五百乞兒從一聚落至一聚落從
城至城破壞諸家所經之處為汝踐
蹈摧壞傷毀如雹害禾是名破壞非
為利益尒時閑口受其教已詣賣疊
林往詣佛所粗相問訊在一面坐即
白佛言瞿曇汝今寧可不欲增長利
益於諸家耶汝豈不常讚歎增長利
益者乎佛告之曰我於長夜恒欲增
長利益之法時聚落主而作是言汝
若利益何故今者於飢饉世與千二
百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兒俱從一
聚落至一聚落從城至城破壞諸家
斯非增長利益之法所為損減如雹
害禾汝壞人民亦復如是佛告之曰
我憶九十一劫已来無有一家以熟
食施而致損減汝今且觀一切諸家
多饒財寶眷屬僮僕象馬牛羊是富
基業有不從施而得者不盡從施我
獲斯果報有八因緣能壞諸家若為

王賊所侵為火所燒大水所漂失所
伏藏生於惡子不解生業威逼用財
惡子無理用於財貨一切世人皆云
八事能破居家我今更說第九之破
言第九者所謂無常離是九種外言
沙門瞿曇能破諸家無有是處若棄
如是九種因緣言沙門瞿曇能破諸
家不增長者無有是處不捨是語不
捨是欲如斯等人猶如拍毱必墮地
獄時聞口姓聚落主聞是語已心生
驚怖憂惱猒惡身毛為竪起礼佛足
歸命於佛而作是言我今誠心向佛
懺悔我甚愚癡猶如瓔兒所作不善
今於佛前虛妄不實下賤妄語唯願
哀愍聽我懺悔佛告之曰知汝至心
汝實知罪實知愚癡猶如瓔兒所作
不善汝於如來阿羅呵作大虛妄鄙
賤之業今自知罪誠心懺悔善法增
長惡事退滅我今愍汝受汝懺悔今
汝善法增長常不退失時聞口姓聚
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那羅乾陁城賣
疊林中尒時聞口姓聚落主而作是

念我今欲見沙門瞿曇不見我師尼
乹陁者不得往彼即時往詣尼乹陁
所頂礼其足在一面坐時尼乹陁即
告之曰今我教汝作二種難令彼瞿
曇既不得吐又不得嚥閇口姓即問
之曰阿闍梨以何二難能令瞿曇不
得吐嚥復告之曰汝當往詣彼瞿
曇所作如是言汝可不為利益安樂
一切衆生汝亦讚嘆利益安樂一切
衆生之法若言不為利益安樂一切
衆生與世凡愚有何差別若言我欲
利益安樂衆生何不一切等同說法
云何而有不為說者時聚落主受其
教巳往詣佛所粗相問訊在一面坐
即白佛言汝實不欲利益安樂諸衆
生耶豈不常讚如是法乎佛告之曰
我於長夜常欲利益一切衆生亦恒
讚嘆如是之法閇口姓言若如是者何
不為諸衆生等同說法有不說者佛
告之曰我今問汝隨所樂荅辟如世
人有三種田有一上田良美沃壤極
為上好第二田者適處其中好第三
田者曠野邊遠沙鹵鹹惡有諸田夫

先於何田而下種子開口姓言為利
益者先種良田墾獲大利佛告之言
若良田盡次種何田開口姓言次種
中者種中田已次種下田亦復擲子
亦望後時少有所獲佛告之曰欲知
上田如我弟子諸比丘比丘尼我為
說法初中後善成於已利句義微妙
滿足利益具足清白顯發梵行彼比
丘比丘尼聽我法已依止我住歸依
於我依憑於我我為舟主而濟渡之
我為開眼令得視瞻住於安樂彼等
聞已各作是言佛為我說我等咸當
盡心修行便於我等長夜利益得義
得樂彼中田者如我弟子優婆塞優
婆夷我為說法初中後善成就已利
句義微妙滿足利益具足清白顯發
梵行彼優婆塞優婆夷聽我法已依
止於我歸依於我依憑於我我為舟
主而濟渡之我為開眼令得視瞻住
於安樂彼等聞已各作是言佛為我
說我等咸當至心修行便於我等長
夜利益得義得樂欲知下田沙鹵惡
者如諸外道我亦為說初中後善乃

至顯發梵行彼諸外道各能聽受隨
其所樂乃至一句解其義趣亦為彼
等於長夜中救濟利益得義得樂時
閉口姓聞佛所說而作是言希有瞿
曇善說美喻佛告之曰為成斯義更
說辟喻如世人有三種瓫有一水瓫
堅完不損無有孔裂亦無滲漏其第
二瓫亦完不破無有孔裂少有滲漏
第三瓫者亦破亦漏彼人注水應先
何器對曰先於不破漏者完器滿已
注第二器其第二器雖完不破然小
滲漏佛復告言滿是瓫已更注何處
其第三瓫雖復漏破亦應注水為未
漏間暫得用故其第一瓫喻我弟子
諸比丘比丘尼我為說法乃至令其
得義得樂其第二瓫喻我弟子諸優
婆塞優婆夷我為說法乃至得義得
樂其第三瓫喻諸外道我為說法若
少聽受乃至令其得義得樂時閉口
姓聚落主聞佛所說心生驚怖憂愁
猒惡身毛為竪起礼佛足而作是言
我今誠心向佛懺悔我甚愚癡猶如
孾兒所作不善面於佛前虛妄不實

下賤妄語唯願哀愍聽我懺悔佛告
之曰知汝至心汝實知罪實知愚癡
猶如嬰兒所作不善汝於如来阿羅
呵所虛妄下賤作斯妄語汝今知罪
誠心懺悔善法日增惡事退減今我
愍汝受汝懺悔令汝善法增長常不
退失時聞口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頂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那羅健陁城責
疊林中尒時結集論者聚落主作是
思惟我今不應往見尼乾當到佛所
作是念已尋往詣佛問訊已訖在一
面坐尒時佛告結集論者聚落主彼
尼乾陁若提之子為諸弟子說何等
法時聚落主白佛言世尊彼尼乾陁
常作是說若作煞業隨煞時多必墮
惡趣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
亦復如是隨作時多必墮地獄尒時
世尊告聚落主若如尼乾之所說者
衆生都無墜墮惡趣入于地獄所以
者何如尼乾說若作煞業隨煞時多
必墮惡趣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
語等亦如是者一切衆生煞生時少

徑

不煞時多若以時多入地獄者煞生
時少不煞時多是故不應墮惡趣中
入于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等亦復
如是作業時少不作時多悉皆不應
墜墮惡趣入于地獄佛復告聚落主
如汝說者都無有人入於地獄時聚
落主即白佛言實尒瞿曇佛復告聚
落主世間若有教導者出能善量有
慧分别在思量地以已言辯才是凢
夫地為諸弟子說如是法若煞生者
盡墮惡道入于地獄隨作業時多以
是多業牽入地獄盜竊邪婬并妄語
時亦復如是隨作業時多墮於惡趣
入于地獄其諸弟子專心信樂彼師
所說至心受持作如是言我教導主
知彼前境見彼所見此諸弟子復有
弟子而語之言我教導主作如是說
若有煞生時隨煞時多墮於惡趣入
于地獄彼孫弟子作是念言我先煞
生必墮地獄偷盜邪婬及妄語時必
墮惡道入於地獄因此作見即得是
見是名邪見不捨是見不解疑惑不
悔所作惡業之因而猶常作如是惡

益

業心不肯改不能滿足心所解脫亦
不滿足慧解脫亦不滿足以心解脫
慧解脫不滿足故誹謗賢聖謗賢聖
故即是邪見佛復告聚落主設有一
人作是邪見墮在惡道入於地獄一
切衆生皆有因緣染汙心垢以是緣
故一切衆生得業結使設有佛出如
来應正遍知阿羅呵三藐三佛陁佛
以種種因緣呵於煞生偷盜邪婬及
妄語等亦復如是兼讚嘆彼勝法有
決定信解復白佛言我之世尊真實
知見種種說法令我得與弟子說如
是法種種因緣呵責煞生讚嘆不煞
生種種因緣讚不妄語不邪婬不偷
盜我於昔時已曾煞生偷盜邪婬及
妄語等我以此因緣常自悔責雖自
悔責而得名為不作罪業是故深自
悔責如是惡業以懺悔故皆除疑悔
增進善業更不煞生偷盜邪婬及
妄語等悔責先造後更不作種種惡
業以是之故心得滿足而獲解脫亦
能滿足慧解脫心慧滿故不謗賢聖
不謗賢聖故便得正見佛告聚落主

以能修於正見緣故身壞命終得向
善趣生于天上以能懺悔正見之故
能淨一切衆生之心亦能淨於衆生
結業煩惱罪垢賢聖弟子得聞此事
即時修學若時及時分時分中間
中閒晝夜已過如是時中為煞時多
不煞時多以義推之煞生時少不煞
時多我於彼時故作煞生我實不善
所作非理我從今已後更不復煞我於
一切更不生嬈更不生恨亦不生嫉
深生歡喜生歡喜故深生愛樂生愛
樂故深得猗樂深猗樂故得受於樂
以受樂故其心得定賢聖弟子心得
定故得與慈俱與慈俱故無恚嫉恨
得於無嫉其心廣大志趣弘博無量
無邊善修慈故於彼東方一切衆生
都無恚嫉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
如是於一切世界普生慈心作是意
解當修立如是善心於善中住尒時
世尊取地少土置於爪上問造論姓
聚落主言大地土多爪上土多聚落
主言爪上之土極為尠少不可方喻
大地之土百分千分千億分不得比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第十五張 不

喻共相按量佛告聚落主所有罪業
如爪上土大地之土等數譬喻不能
量度聚落主言如是如是惡業按量
可知如是少業不能牽人令墮惡道
亦不能住亦不可計夫行慈者所得
功德如大地土煞生之罪如爪上土
悲之功德如大地土偷盜之罪如爪
上土喜之功德如大地土邪婬之罪
如爪上土捨之功德如大地土妄語
之罪如爪上土如来分別如是法時
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遠塵離垢
得法眼清淨得法證法見法知法得
法邊際度諸疑惑不隨他信尋得已
辦即起離坐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
我已得度我已得度今歸依佛歸依
法僧為優婆塞盡其形命信心清淨
聚落主復白佛言世尊譬如為利養
故作於惡罵日日轉惡尚失已財况
復得利我亦如是為得利故親近愚
癡不善尼乾我以狂惑親近於彼供
養恭敬我於彼所不得善利為其所
陷將墮地獄世尊拔我得離惡趣今
重歸佛法僧我盡形壽為優婆塞我

先於彼愚癡尼乾所有信心愛念恭敬悉皆捨棄我今第三亦重歸依佛法僧寶盡我形壽為優婆塞不生不信時造論姓聚落主聞佛所說歡喜頂礼而去

動摇及闘諍　調馬與惡性　頂駿幷牟尼
王駿及驢姓　飢饉與種田　說何論為十

別譯雜阿含經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